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七

起咸豐庚申八月訖辛酉二月凡六十九首

覆李雨亭

接惠緘得悉尊體尙未痊愈至以爲念凡沈疴在身而人力可
以自爲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志帥氣一曰以靜制動人之
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强者氣亦爲之稍變如貪早睡則
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帥氣之說也久病
虛怯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卽魂夢亦甚不安恬
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剷除淨盡自然有一種
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餘眞陽自生此以靜制動之法也願閣下

於藥物調養之外更將此兩法體驗一番久之必有小效僕精力日憊權位日崇隕越之虞深爲可慮但以勤勞二字自勵冀少補於鈍拙寄雲同年擬請其來此一行不知渠尙須北上否

覆胡宮保

惠緘杜潤生寶不勝民社已用公牘咨復請公另委賢員不必顧忌許多州縣略好一分百姓略安一分卽吾輩清夜自思可自慰一分公之功在天下以吏治大改面目并變風氣爲第一蕩平疆土二千里猶爲次著侍師公之爲亦當以吏治人心爲第一義皖北州縣一一皆請公以夾袋中人才換之侍當附片奏之翁公雖膠固於成例束縛於屬吏然畏公而有所不敢發

亦德公而有所不忍負公以王者之心行伯者之政不久必爲世所共亮其夾袋私橐中尙有餘才則請波及皖南侍如物色得人亦必保爲湖北州縣交易而退以報大德廣德州又已退出州境已報肅清甯國賊勢日鬆意者秋涼馬肥賊將以全力救安慶乎去冬英霍諸山運米糧等物赴金余軍中夫役如何給錢如何押運求詳示

覆張筱浦中丞

惠緘猥承獎借溢量侍以菲才謬綰雙符古人所謂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實深惴惴蕪湖池州東壩三處皆爲賊有關稅似難遽辦前事奉到兩次諭旨顯示變更局勢之意復奏時亦嘗

再四斟酌措辭過輕則恐改爲幫辦賢者不得息肩各部亦無所適從措辭過重則老成宿望佩仰有素又豈肯厚誣君子直抒鄙見仰候 聖裁台端之去住雖尙難預卜而進退要皆有餘裕請釋疑慮不佞久爲同病相憐之人何至爲不情之舉糧台捐局文案孰冗孰要孰優孰劣刻下尙不敢問禁問俗如果換羽移宮屆時再當晤商一切此間餉項大絀尙不及尊處糧台遠甚八九月閒不知何法可免決裂也

致駱中丞

頃接鄂咨知大旆將有征蜀之行正氣良謨允愜人望滇匪經果營屢次擊敗應可漸散黨羽石逆一股據曹中丞奏得勞制

軍緘已無足慮不知信否果如所云則蜀事不至決裂台旌遙
臨引用正紳裁汰冗軍卓如先生素與閣下爲道義金石之交
一切當可順手惟湘中弁勇朝取夕取網羅殆盡刻下不特將
領難得卽招募精壯勇丁亦覺難以集事不知現帶若干人前
往是否多帶現成營頭抑係新募數營至以爲系此閒軍事甯
國被圍如故擬由石埭涇旌分三路往援中秋前後當可進兵
廣德失守旋經收復左季翁到卽由該州進兵以達蘇境惟賊
黨太多兵力太單尙當另謀協濟前經奏明六月以後自抽江
西牙釐以濟本軍之餉不料釐稅大耗六月分除吳城專濟彭
餉外竟不滿四萬之數殊爲可慮

覆楊厚菴

專勇至接惠緘各處防守之船不便抽撥又有三營修艚自難
籌換防之兵惟楚軍不到吳李必有所藉口仍祈速撥爲荷上
游概歸楚軍水師將來陸軍至青陽銅陵亦好聯絡也禁食洋
煙一節前與閣下密商恩威並用昨奉達一咨大約敝處則用
威之時多尊處則用恩之時多同心努力總求一律戒淨而後
已該鎮將弁勇等不知自愛嚴懲一二人始而生怨終必生感
務使水師中大小上下出仕者則爲體面之人物還家者亦不
爲淫佚之子弟乃爲全美否則日染日多不可復禁閣下之聲
名恐壞於麾下將弁之手也周萬倬已紮安慶對岸否聞武明

良渡江亦添滿五百人從此當可合圍斷絕接濟文報矣

覆毓右坪中丞

得浙信嘉興全軍敗潰張玉良退至石門旋即敗挫杭州緊急萬分呼救甚迫弟以張鮑二軍甫經成行斷不能失信於甯國而改援浙江此外又別無大隊可撥不得已奏請駱中丞暫緩入蜀湖南防兵暫不抽動俾左京堂得以星夜來皖以援浙而圖蘇不知上邀 俞允否鄙意總欲聯江西兩湖三省之交合爲一家并力禦賊閣下與官駱三帥坐鎮主持胡宮保則圖剿皖北左京堂則圖剿皖南弟則圖保淮揚此三處者得手則日起有功卽不得手亦無損於三省合防完善之局卓見如以爲

然當合數省會奏一次彼泉赴任必俟釐務大定後乃可出省耳

覆胡宮保

惠緘敬悉天津之事決裂至此驚心動魂可爲痛哭幸近日接奉硃批皆七月初五以後所發聖人似尙不改常度侍昨寄希菴信云方今天下大亂人人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者吾輩當自立準繩自爲守之并約同志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云云此後侍與老前輩當謹守準繩互相規勸不可互相獎飾互相包荒卽昨畱駱帥等度外之舉嗣後均不敢爲矣次青已到祁門浙事危急忠不在賊多

而在兵勇太雜太亂實覺無藥可醫桐城援賊果到否久修之
壘易守似不宜因援賊到而另移新壘

覆李筱泉

目下江右西北有倣軍在此東北廣信一路屈見田在彼左公
將至廣饒皆可無虞惟南贛四屬閣下所轄者尙少勁旅時時
塵念昨咨商駱帥調陳俊臣桂勇專防南路望閣下專丁函商
俊臣簡募桂勇三千徑赴贛州閣下到任後朝夕相處認真操
練俊臣雖因母老不願遠出然桂陽至吉贛不過四五日程閣
下勤懇求之僕再加緘邀之當可速來又周念慈之康勇一呼
卽集又陳金鼐現飭赴南贛鎮新任將各縣分防之兵一概撤

歸贛城認真簡汰操練一變綠營積習此三者約計可得九千人其餉需如何籌畫請閣下先行稟商中丞方伯到任後再行察度情形酌核辦理其遮軍舊部及南路不得力之軍一概裁撤至詹崖先生欽奉諭旨辦理團練擬請其照國藩初次辦法團而兼練者千人餘皆團而不練團而不練者不斂捐費不發口糧僅僅稽查奸細捆送土匪卽古來保甲之法團而兼練者必立營哨必發口糧卽今日出征官勇之法當日羅羅山王璣山鄒岳屏三人共帶千勇紮在長沙閣下之所知也詹崖先生昨有信來詢商一切國藩卽日覆書當以鄙人舊法商之如其允從則團而兼練之千勇卽請駐紮吉安若操練得人則漸

漸加至千五百加至二千亦皆爲保衛吉贛等府之用合之後
臣念慈之勇贛標之兵可得萬人此外則皆團而不練以節糜
費而紓民力至察吏觀人之法僕昨有批馮樹堂一稟茲抄去
一閱仍祈詳復

覆陳俊臣

惠書具悉足下秉德孝恭不忍鬻離寢膳僕亦何敢相強惟天
下滔滔禍亂未已吏治人心豪無更改軍政戰事日崇虛僞非
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樸誠導之以廉恥則江河日下不知所屆
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無挽回之理鄙人近歲在軍不問戰事
之利鈍但課一己之勤惰蓋戰雖數次得利數十次得利曾無

小補不若自習勤勞猶可稍求一心之安自到皖南軍無起色
甯國頃又失守左鮑均尙未到良深焦灼江西一省鄙意欲力
求保全以冀外圖吳越內固桑梓敬求閣下仍招桂勇三千專
防南潁一路每年可歸省一次以慰門閭之望郴桂有警亦可
率師回援實屬公私兩便後泉新授潁道必不掣閣下之肘特
此飛商務望相助爲理

覆劉詹崖

頃奉惠書諸多過獎之說愧不敢當老前輩里居奉母錦堂色
養慶洽期頤荷章紱之榮加助萊衣之有耀而維桑保障無曠
履昏似無所庸其瞻顧也示及林居日久閭閻疾苦蒿目心傷

此舉如奉行不善適以擾民等語極是極是侍家世寒素深知一粒一絲之匪易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與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雖行之未必有效差幸與閣下來示意趣相同猥以不才承乏珂鄉適值台旌督辦團練有同舟共濟之誼此後互相戒約侍處如有擾民之政敬求老前輩隨時箴規尊處如有擾民之事侍亦當隨時獻替所屬官紳亦互相董勸我輩存一分之心小民自紆一分之力團練一事各省辦法不同議論亦異約

而言之不外兩端有團而兼練者有團而不練者團而不練者不斂銀錢不發口糧僅僅稽查奸細捆送土匪卽古來保甲之法團而兼練者必立營哨必發口糧可防本省可勦外省卽今日官勇之法國藩於咸豐二年冬奉 旨辦團卽募鄉勇一千零八十人在省訓練分爲三營其營官爲羅羅山王璞山鄒岳屏三人係在藩庫支餉餘皆團而不練不斂民財三年冬造船添勇始行開捐老前輩此次興辦可否仿照鄙人舊例各屬皆團而不練以節糜費獨練千人以保吉贛如其訓練得人則漸次添募亦極易事如卓見以爲然則侍當具奏梗概伏候復示施行江西遭六七等年大兵之後元氣未復今北路則有侍與

左鮑諸軍堵剿東北則派屈道等防守惟南路空虛擬令周念
慈招康勇三千陳俊臣招桂勇三千新授贛鎮陳金鼐練兵三
千又於吉安練團勇一千合爲萬人請閣下主持其間李小泉
觀察協同經理兵雖不多而逐日必操餉雖不厚而按月必楚
庶幾南路緩急可恃不至再被蹂躪芻蕘之見伏候卓裁

覆李筱泉

來示所陳各情實爲切中要害鄙人無以易之大抵人才約有
兩種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爲忠許之
以廉則勉而爲廉若是者當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卽薪水稍優
誇許稍過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借卑瑣者本

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以來示之法行之俾得循循於規矩之中以官階論州縣以上類多自愛佐雜以下類多算細以釐務論大卡總局必求自愛之士宜用鄙信之說小卡分局不乏算細之員宜用來信之說位西之意亦與兩君相同而鄙說要不可盡廢祈參用之

覆夏坡甫

頃接惠書並送到大箸具見研經耽道學有本原軍中少暇不及悉心紬繹但繙閱一二檀弓辨誣發千古之覆成一家之言足與閭氏古文尙書疏證同爲不刊之典轉注說與鄙人所見不甚符合而述朱質疑中所論朱子之學得之艱苦則國藩生

平之宗旨治軍之微尙有如桴鼓之相應自以秉質愚柔舍固
勉二字別無入處而不意閣下尙論大賢亦以艱苦二字發其
微也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空疏爲性理
之學者又薄漢儒爲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
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
然後本末兼該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淩雜皆禮家所
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
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足下講學有年多士矜式如
能惠然肯來啟牖愚蒙實所忻望婺源大賢故里江汪諸儒
之遺風又得足下薰陶教育想復英彥朋興所有忠義既經采

訪詳確造成冊結卽照蘇常之例一體辦理并請攜二三學者同來敝處卽入忠義局月致修金分任采訪不勝跂望

覆張椒雲

惠緘聆悉鄙人之不遽援浙不遽赴蘇實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使下游億萬黎元久罹水火不能不引爲疚負來示雖洞悉事勢曲爲鄙人原諒而謂之老謀勝算不惑人言則非所敢承區區本懷乃較諸望救之羣情而更迫也前者私心竊計以爲八九兩月兵將齊集必可援甯國而駐廣德援浙而規蘇庶幾以後之速補前之遲不料湘霆兩營甫抵旌太而甯郡遽於十二夜失陷次青到徽次日派兩營至叢山關失利目下徽軍與凱

章旌德一軍均極危急不特不能援浙規蘇卽皖南亦岌岌可慮焦憤之極彌深愧報安慶合圍賊酋老小在內彼所必爭若仰託福庇賊以全力援北岸攻所必救致人而不致於人亦未始不足爲皖南蘇浙抽釜底之薪斯大幸也示及請慶帥入浙爲楚師犄角計豈不佳第聞已旋節回省不在崇安果有勁兵多人而統之者又能得力浙中當能延致似聞浙帥亦不甚踈望聞兵也雅意殷拳曷勝紉感此後忽吝教言尤爲至幸

致張凱章

二日未接來信焦慮之至豈路梗邪目下西路石埭之賊少東路甯國之賊多石埭之賊意在防靈軍東路之賊意在牽制貴

軍進攻貴軍常常出小隊牽掣賊股俾不得以全力攻徽卻不可以大隊出擊萬山之中小隊則易發易收大隊則難進難退三百人以內小隊也過三百人則爲大隊矣其要全在多用土人指點路徑若路徑不熟不可輕動以小隊二三百爲疑兵彼此更換層出不窮而閣下全軍堅駐旌德安穩如山此目前之要務也至貴軍之餉道通塞文報往來全在太平一路不可忽視

覆張凱章

守城極不易易城內雖有守垛之兵城外亦須紮營以護餉道汲道閣下僅三千人恐不敷分布次請卽前車之鑒矣鄙意仍

以全紫城外爲要所酌之如業已修城心有把握則由閣下定計僕亦不爲遙制總之主守則專守主戰則專戰主城則專修城主壘則專修壘切不可腳踏兩邊橋臨時張皇也次背所以失者力主守城之說乃必待戰敗之後始入城而分守之分布未定賊已來撲士氣已餒軍械已失豈復能堅守哉閣下若爲守城計則當早早分布早早約定不準一人出戰待賊來撲城我軍在城上悄悄靜靜看得分明的當然後出戰若不度其必勝尙不出仗也

致張凱章

得信知夥城漸有米可買欣慰之至守城之說外閒均不以爲

然咸謂距城十里之石山地方極好紮營不知果否徽州皆不
主守城而主守險牢不可破官紳之論然庶民之論亦然卽兵
勇亦然卽賊匪之見亦然眾論之所在勢之所在卽理之所在
也次青違眾故諸事大爲失勢閣下向順人心此次尙希三思
徽防各將官中與閣下相見者孰優孰絀彼善於此者安在所
示知并祈常以好言撫慰之

致毓右坪中丞

弟接奉 寄諭知逆夷奪我大沽礮台占踞天津郡城八月八
日在通州八里橋接仗我軍復敗夷兵逼近京城僅二十餘里
聖駕出狩熱河飛召敝處鮑超一軍入京交勝克帥調遣等

因神魂震越中夜涕零是日適聞徽州失守之信又不得不強顏撫慰鎮定人心本日已具摺復奏抄呈台覽徽州之賊破郡城業已十日尙未竄擾婺源左京堂軍若至樂平賊或不敢遽犯江西饗素陸軍弟處已札飭仍舊統帶雖不甚得力而較之徽甯各兵尙爲高出數倍目下各路喫緊自難遽議裁撤來示欲會銜具奏似可不必至吳道團防一軍現已飭令回江批令遣散後二月再由吳道稟請另招請閣下卓裁或卽令遵敝批辦理或仍不遣散均聽核奪弟自聞京城之警悲憤填膺各事不復綜核統希心鑒

致官中堂

逆夷自占踞天津後復有八月八日通州之挫憑陵郊甸去京咫尺 聖駕北幸熱河非常之變敷天同憤弟自接奉 諭旨飭派鮑鎮一隊北上涕泣旁皇不知所以爲計維時甫聞徽州失守之信賊氛緊逼人心搖動又以甯防敗兵徽防敗兵楚師敗兵數近二萬紛紛索餉分別畱遣不得不強顏撫慰藉資鎮定至昨日始行復奏鈔稿敬呈台覽竊計夷氛去京僅二十餘里安危之機當不出八九兩月之內若果猶豫相持則弟與胡宮保二人中當請 欽派一人率師入援雖明知無益於北有損於南而 君父之難義不反顧如蒙派出則十月卽須成行皖南皖北各軍應如何調派敬求閣下與胡宮保預先商定詳

明見示爲禱

覆左季高

次青以未練之軍輕于搦戰遂至敗挫貴軍雖多老手雖眾而究係新立之營須偕老營合打幾仗乃爲可靠凱章現駐黟縣勢難調回與閣下合爲一路日內擬令鮑張進兵規復休甯休甯若克則貴軍由婺源來與凱章會師萬無一失休甯若不克則貴軍至婺源後且須停頓或請凱章閒道往迎謀所以合戰之法樂平至祁門尙有二百六七十里閣下若棄本軍而來與弟相會恐不安叶婺源至祁不滿二百里或閣下由婺來祁凱章亦來祁相會此說較穩二者請閣下定擇其一總之閣下與

凱章一見而後接仗則彼此皆放心矣弟初六日北援奏稿想已接到所以必邀閣下同行者弟於兵事本無所解又近來心血日虧思不能入此等大舉尤不可無賢智者與共艱危北援議一則錄呈台覽大約皖南能防守賊不入江西境內皖北能不撤動目前之局俾江西兩湖少得安枕則北上者乃能放心否則於北無毫末之益於南有邱山之損亦非弟之本志也

覆胡宮保

連接惠書鈔寄探報及六君子公緘具悉此間侍與諸君各有一議鈔呈尊覽祈閣下兼綜眾說折衷一是至西巡之說則萬萬不可木蘭秋獮本國家之憲章嘉慶年間無歲不舉宣

宗因抱鼎湖攀號之慟不忍更蒞其地非棄而弗有也距京城及東西陵皆不甚遠卽去盛京暨科爾沁部亦不過數百里左右前後無非四十九部之臣民以鄙見觀之權宜避狄之計無如熱河之妥善者若秦晉則物產兵力人心無一足恃不知何見而以爲愈於灤陽大抵天下有理有勢北援理也保江西兩湖三省勢也吾輩但就目前之職位求不違乎勢而亦不甚悖乎理此外出位之思非常之策吾輩尙可不必遽議閣下以爲然否

致黃南坡

弟自到皖南日望新軍之至接防未及半月而甯國徽州相繼

淪陷進兵無路籌餉無地殊深焦灼但望左軍速到不至闕入
江西腹地則後事尚可徐圖耳東征餉局承於萬難着手之中
施此九曲穿珠之技高誼鴻裁感荷極弟不欲獨享其利而
必分之於南北兩岸公之於六七君子蓋亦反覆籌思冀溥洪
河之潤共飽仁人之賜意城以爲拉扯太多人心易冷不知軍
事有利鈍人情有愛憎推廣言之更覺落落大方事雖出於良
朋見惠之私名當託於梓里共濟之公閣下以爲然否

覆鄧寅皆

前奉惠示猥以弟近日行事心迹載日記中者遠荷褒許彌增
慙悚弟自八年夏閒再出視師痛改前此奢氣用事之弊以一

勤字自勵仰希仲山市夙夜匪懈陶桓公分陰是惜之風來示
所引先勞之訓益嘗有志焉而未逮自督辦皖南軍務接防未
及兩旬而徽甯兩郡先後淪陷焦灼難名明年敬求仍舊設帳
敝居俾兒輩少有成就弟無內顧之憂感荷何已

覆胡宮保

自嘉慶二十五年以後四十年不舉行木蘭秋獮之典京北驛
站廢弛行走太遲事所必然入援本難若但明奔問官守之義
不求補救全局之策則尙不甚難拙計定帶兵不滿一萬轉餉
月不過五萬自用土馬隊百餘每月至襄陽馱運雖無裨益於
北而猶不掣動南三省之全局觀安慶所獲狗逆僞文則九十

兩月皖北皖南俱有大仗開南三省之能否支持安危之數卽在近日可決又不係乎北援之抽撥與否也

覆楊厚菴

惠緘以徽郡不守祁門戒嚴遠勞塵系三以爲感自鮑回漁亭張回黟縣與祁門相犄角老營已穩希菴千里來援備嘗艱苦歸途風雨交加山行尤難不知過江時平安否徽郡之賊分大半赴浙聞瀘安失守嚴州失守江西處處喫緊防不勝防而國藩又以夷氛不靖憑陵郊甸疏請帶兵入援一經派出則抽撥北兵南岸更形空虛日夜焦思殊乏良策南陵陳鎮軍深得軍民之心堅守半年深可佩服聞其與民死守不肯衝出閣下若

能解銀一萬兩或五千以濟其危敝處當卽日解還若不能解銀則請設法寄信令其自行拔出先來祁一晤另行統帶一軍進剿濱江各城此等將材實屬難得不得不護惜之也

覆左季高

接惠書知尊意與弟約略相同此間官紳及張鮑各將士之意皆欲進攻休甯徽州二城不肖遽然退兵迴援江境蓋緣近日徽賊分起下竄浙江二城存賊無多有云僅數千人者張鮑之意欲俟天晴進克兩城紳民之意因避地無所欲俟克復速返故居幕府及地方官之意以爲克復休歙則自績溪以至祁門五縣之北共一大嶺扼嶺而守不過四千人可守五縣六百里

之廣較之防婺源防祁門防樂平德興等縣二萬人尙嫌不足守嶺則四千人已覺有餘弟亦深知守嶺之妙特克復休甯歙縣尙無十分把握且待天晴進攻從眾人之公議其應否如是尙求卓裁酌奪

覆李希菴

青草壩各營進援六安州聞州城解圍後此舉業已停止不知確否胡中丞於久經謀定之局每至臨事變其初計如去年七月初破石牌之時卽議定守石牌圖太湖矣十一月援賊將到忽變爲進禦小池驛之計本年三四月初進安慶之時卽議定遠攻桐懷近守英霍矣今九月援賊將到忽變爲分救六安之

計大抵宮保德性之堅定遠勝於往年而主意不勝堅定猶不免往年移游之見左季翁謂其多謀少斷良爲不誣閣下當力持初議以堅定二字輔宮保之不逮國藩亦當從容諷勸勿爲人言所動此次救援六安聞出自伍茨生之策謂往返不過二十日實則天下無此神速之兵也歷口王彭二營已札飭速回北岸次青已回祁門季高紫樂平未動安慶賊氣已衰只要桐城青草壩兩軍堅定不搖安慶必可速克此陰陽交爭之幾南北兩岸士氣賴之一振長圍必不可撤亦乞閣下審幾而力圖之

覆胡宮保

接大資逸亭帶大隊救援六安往返以二十日爲度竊恐軍事不能如此計算古稱陳湯算五日而得吉語司馬懿算五月而破高麗皆史官事後鋪張之詞不足深信鄙意希軍紫青草塢極爲扼要賊之全力必在桐城希軍救援桐城極近而易卽由舒城小路中梅河以至潛山希軍亦恰好禦之此皆恃所謂第二路最難者也至第三路賊來必先破六安霍山第四路賊來必先破固始待城破後希軍徐起而應之尙不爲遲切不可令希軍入山太早致大股來撲桐城回援不及也

致毓右坪中丞

頃由胡宮保處寄到恩秋舫觀察京信一件欣慰京城尙屬安

穩夷氛已退 聖駕不日可還不勝忭慰自徽州失守京信危急弟實憂惶竟日在室中徘徊私慟幾不能辦一事茲幸北事危而復安吾輩仍可努力同心補救萬一如奉 硃批仍命弟帶兵北上弟卽留左京堂於南會同閣下辦理皖南江西交界軍務弟僅帶數千人北行若 硃批並不准弟進京則弟仍與閣下會籌力保江西以規皖南其前次密咨二十萬仍懇閣下預爲籌出至禱恩觀察信鈔呈其各處繫念京畿最切者請尊處速鈔轉寄稍紓薄海臣民之望

覆朱子久

安勇至麾下者僅二百二十人其餘因赤嶺告警暫令馬參將

帶往防守稍負夙諾此項兵將習氣太深實亦難期得力雖不得全隸部曲亦不足惜閣下質樸沈毅足以任重致遠惟兵事閱歷較少張凱章觀察精細沈實先行後言閣下與之相處似可將軍中瑣事一一研究總以質實二字爲主以閣下之熟於鄉土凱章之老於戎行又皆腳踏實地躬耐勞苦必能交相資益力拯時艱

覆宋子久

離城太遠出仗難以收隊必須移近乃可圖功打仗要隊伍整齊開鎗不可太遠上半日要寂靜下半日收隊時要不散漫弟昔作有得勝歌云起手要陰後要陽出隊要弱收隊強初交手

時如老鼠越打越很如老虎雖粗淺之言而精者不外乎是飢
章辦事皆從淺處實處着力於勇情體貼入微閣下與之共事
望亦從淺處實處下手賊匪最謫詐吾輩讀書人大約失之笨
拙卽當自安於拙而以勤補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賣知而所
誤更甚鄙人閱歷之語謹貢一得以備芻詢

覆胡宮保

西遷之策侍連日思之未得端緒仲遠兄陳灤陽之不可久駐
內六盟之未足深恃誠爲切當必謂關中遂可建不拔之基似
亦無據朝廷革創略修宮禁暨壇廟官寺之類養禁旅衛卒二
萬人非二百萬金不辦倉卒聞何從得此萬一粵匪捻匪分道

西犯秦中兵勇豈足禦之又遷都大事宮府須二三非常之才
經緯萬端三輔須熊羆不二心之臣捍禦外侮將仍求之滿蒙
宗藩勲舊之中則舊科難改若求之漢人卿相督撫之中則亦
殊乏妙選蓋有人則秦可灤均足自立無人則灤失而秦亦
未必得斯鄙見所未敢遽決者也

覆胡宮保

連接惠緘敬承所示唐義訓帶隊至祁西山中鵬勦尙未見賊
文報已通池州內犯之賊當少退矣讀鈔示密寄知款議已
成此聞亦奉到寄諭言撫議就緒鮑軍可不北行初六日請
派入衛之疏殆不准行吾輩得以一意籌議南事豈非至幸惟

侍調度乖方廣德失而無以屏蔽浙江甯國失而無以更謀蘇
境徽州失而皖南幾無立足之地五七八等月所奏諸疏竟
無一語能踐無一句不假中夜愧憤何地自容十月若不能克
復徽郡斷不能不親爲淮揚之行應如何前往之法敬求訓示
寄雲放蘇藩希菴放皖臬皆極可喜之事從此皖北吏治公爲
主而希輔之必有起色希菴青草壩之兵鄙意不可早動賊之
所恐仍當自舒至桐不知有一二可採否

覆張仲遠

尊緘至適值徽州初失休甯繼陷又聞津門之變徵鮑鎮一軍
入衛經月不報幸勿爲意弟之初意本與來示指趣相合欲守

宣州以爲重鎮扼東壩以通百脈辦太湖水師以規蘇垣辦石
曰湖水師以規蕪關數者皆須從皖南下手此外則辦淮揚水
師以保下河故屢有先駐徽甯後駐淮揚之奏並以此二語出
示曉諭士民不料廣德失而無復庇浙之力甯國失而更無入
吳之路至徽州失而皖南幾無立腳之地土不能分 聖主宵
旰之憂下不能慰蘇人雲霓之望中夜旁皇且愧且憤不克壹
意圖維皖吳之事憂歎遲疑逾月於茲昨幸聞款議已成南軍
無須入援吾輩得以專力東南良足深慰但冀徽軍速克皖南
布置差穩弟卽當親率輕師邁赴淮揚縱不克還復蘇常但使
隔江相望聲息常通亦足少安三吳父老之心鄙衷若是未知

事機果復何如胡宮保寄示尊函言灤陽不可久駐誠爲篤論然西巡之舉實亦有未易言者大約宮禁須制作之才經綸草昧三輔須熊羆之士捍禦疆場非僅三數人所能集事聞京師獻婁敬之策者頗多未審比已定議否

覆宋子久

惠書得悉獲勝情形至以爲慰戰事無他謬巧大約隊伍不錯亂鎗礮不早發二者卽操可勝之權賊若憑堅城而守我軍仰攻斷難得手昨有獻策者請張鮑暨舍休甯先繞欽北以攻徽郡弟已緘商凱章第兩軍每日食米近二百石往返作七日計須米壹千三四百石恐欽北鄉村難於採辦若仍由祁黟夫驢

運去則斷難應手而賊亦得熟計而早爲之備矣祈閣下詳審而與凱章定計

覆左季高

惠書敬承一切弟自知用兵失之太杲故請教於閣下及潤帥今來示詳及得機得勢之說益覺豁然開悟所應復者詳列於左

一徽州失守之後飛札鮑張由嶺外收回一則顧祁門老營一則嶺外無米可買鮑張餉道已斷救敗之着也厥後鮑由漁亭進攻休甯張由黟縣進攻休甯係因已成之局因紳民之請遂爲杲着

一目下若取遠勢能以勁兵從開化華埠繞出歙之東路則其勢最遠然此一路山太多徑太仄米太少民情太壞閣下不肯從此路進兵極爲有識其次略取遠勢則請閣下從婺源進紮屯溪屯溪在休甯之東歙縣之西徽屬水陸最盛之區也貴軍若到屯溪則與鮑張兩軍可收夾攻之效而徽軍如尙溪口之楊副將江灣之王副將皆可與貴軍聯爲一路另有一圖粘簽說奉呈

一祁西樺根嶺之賊去而復來似是池州打先鋒之賊當不致內犯景德鎮弟在老營派千人去防帶鍋而不帶帳借居民房十日換防一次閣下若由婺源赴屯溪宜全軍皆往不必畱防

景德鎮雖後路過於空虛然有不能兼顧之勢仍請細酌

覆李筱泉

頃奉惠緘猥以馬齒虛增遠辱塵系方今東南糜爛夷氛內犯
鑾輿北狩君父在難正臣子負罪嬰疾之時豈敢言壽稱
慶九月六日復奏請北上入衛一疏十月七日奉到 硃批諭
旨國藩與胡帥二人均可無庸北上聞該夷款議已成交銀卽
可退出 聖主眷念南服不令以他務紛心而鄙人治軍無狀
廣德失而無復庇浙之力甯國失而更無入吳之路徽州失而
皖南幾無自立之地中夜以思愧憤何極現在力攻休欽二城
無論得力與否臘尾要當謀爲淮揚之行少慰三吳之望次青

此役大失民心吾負私情而伸公義昨奉 優詔褒嘉將來轉
圜尙易然決不再令帶勇與其負之於後不若慎之於始也

覆胡宮保

侍出營赴黟縣查嶺每日行六七十里不等連接惠書敬承一
切當賤子攬揆之辰正閣下釋服之日同爲永感之人並處多
難之秋負疚不遑奚暇言慶鮑鎮近日抑塞鬱怒頗改常度雖
無直告侍者而侍略聞一二亦恐非破賊之象只好聽其自進
自止且寄信令其來祁門老營小住二三日再看大約皖南今
冬殆無佳耗惟厚菴破南陵援賊接出陳大富是近日極快意
事耳

覆左季高

接復緘知屯溪之請恰與尊意相合卽備咨請大軍前進頃得來咨因建昌之賊竄近安仁鄧家埠一帶貴軍須整箇截剿與弟前咨相符聞此股實非悍賊在仁化樂昌屢被粵兵及康勇擊敗建昌僅昇字營六百人居然守城二日三夜得以保全且出擊獲勝則賊之無能爲可知應請閣下派三四營前往雕剿一面仍料簡全軍進駐屯溪如師子搏兔必用全力則多派數營截擊亦可至大赤樺根大洪諸嶺設防尙密可不必上煩廑慮厚菴帶章部六成隊由水路赴南陵破賊壘四十座拔出陳大富一軍此今年第一快心事厚菴真名將也桐城狗逆尙未

開仗鄉泉一軍 諭旨未准調來卽日再當陳請

覆胡宮保

鄖兵至奉賜書並錫匣惠件又梅村兄與廉卿鴻文讀之愧悚
難任公有賜物無一敢卻此次則實不敢當而又不忍逕璧謀
之少荃以爲令誕不遠可還以此致祝而媵之以他物姑存其
說先以鳴謝梅公之古藻聯翩廉卿之真氣流轉獎許之過期
待之厚諸無以副之少遲再行肅函奉謝專丁歸又奉環章西
遷之說幸與日前寄復嚴張信不謀而合至云斬陳元振出之
柳伉則爲忠直出之郭李則爲跋扈尤爲至論嘗熟思袁紹之
誅除宦豎陳元禮之迫脅馬嵬雖一時快心之舉然豈稍有儒

生氣象者所能爲哉又豈有儒生氣象者所應爲哉霆營新軍
苦甚主將又惛忿不解俱非佳象侍心竊憂之宋國永似尙曉
事然亦怯於積威難遽挽回公辛苦教練數年成此一枝勁旅
恐一調南岸而踰淮變枳尤以爲疚

覆毓右坪中丞

建昌之圍弟實懸系萬分幸託威福迅速解圍喜慰非常聞黃
守率其子二人晝夜登陴嚴守李昇平楊錦斌等亦寸寸出力
應請閣下主稿摺列敝銜從優奏獎方今髮逆熾於北粵匪擾
於南江西軍事殆無了期若守令盡能固城垣則弟與閣下
省力多矣聞屈鍾二人布置甚好信玉兩城應可無虞目下僞

侍王李世賢踞嚴州有窺伺衢信之意僞輔王楊七麻子踞旌德往來徽州休甯等處僞忠王李秀成由青陽上犯圖竄江西弟意建德普軍尙難深恃已調陳鎮大富一軍駐紮東流專防李秀成一股惟該鎮一軍新自南陵拔出經年被圍未發一釐之餉實屬可敬可憫敬求閣下飭發二萬金無論何款總以迅速爲妙此十月內弟索銀至十八萬之多而左軍普軍吳軍領款在外子藥軍械各局萬金在外爲數太鉅弟實再四撙節出於萬不得已普軍本應由閣下發餉弟欲激厲用之遂權由總糧台支領蓋所辦同係一事弟與老兄可不必分家也鮑張獲一大勝仗徽休兩城近來添賊頗多難遽克復京中事局漸穩

國家之福亦吾輩之幸也

覆楊厚菴

前聞解南陵之圍救出名將勁卒義民數萬人爲之拍案稱快
本年地拆天缺無一可意之事獨此事令人軒眉頤接兩次惠
書陳鎮軍應駐之所與銀兩軍火鍋帳等件已札飭江西總糧
台迅速籌解並咨明冰案昨因賊破羊棧嶺入黟縣全局大震
又請陳鎮軍由香口而入駐石埭之七都冀與嶺內諸軍聯絡
一氣亦經咨會在案賊破黟縣凱章派隊八百人速剿午刻接
仗我軍小挫春霆派千六百人會剿申刻獲勝賊已逐出今日
若能再勝驅出嶺外則鮑張無後顧之虞得以全力進攻休歟

然嶺外不紫一枝大軍則嶺防日日可虞陳鎮軍一枝務祈設法玉成此舉皖南之機局乃活耳

覆胡宮保

長慮卻顧因謹慎而拙滯此正侍用兵之短處日昨賊破羊棧嶺破黟縣侍之調度又已拙滯幸鮑張未接待信先已發兵大獲勝仗立將縣城克復追賊出嶺此神速賢於拙滯之明效也來示大府規畫之地須寬博有餘富饒之鄉自無逾於淮揚者五月閒承公七次緘示侍卽決計辦淮揚水師無如節節遲滯目下尙不能舍此而馳赴淮揚徽州之失侍所以痛心而疾首也賊之詭計一由黟北踞黟縣漁亭斷鮑張之糧道一由祁西

竄踞景德鎮斷侍之糧道昨克復黟縣羊棧嶺黟北之賊計已破矣其祁西一層現函商左帥暨留景德鎮左帥留景德鎮則着子較拙左帥來屯溪則機局較緊侍不能決伏候指示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一切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自是至當之論大抵平日非至穩之兵必不可輕用險着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然則穩也正也人事之力行於平日者也險也奇也天機之湊泊於臨時者也敢以質之左右有當萬一否桐城之捷此閒得見探報粗知大概戰事尙無所聞左帥來祁已四日其部下自安仁大捷後至今尙無續報若再不紫屯溪此路賊

必生心可慮之至九舍弟仰承明教尙知欽感我公實能以善養人不僅以善服人故才氣之士易於服化敬謝敬謝

致宋滋久

浮梁疏失鮑張退紫致休歎難民栖息無所皆國藩調度乖方之咎且疚且愧貴部昨已抵盧村賊匪連日犯嶺留禮字二營駐防盧村應請貴部移駐漁亭與霆字之副左副右老湘之右翼二旗合并駐紮務祈深溝高壘立於不敗之地霆營之精悍老湘之謹嚴求閣下參仿行之略變徼防氣習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嬾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求閣下以身率之常常提其朝

氣爲要

覆宋滋九

惠緘具悉目下抽出霆營回勦浮梁景鎮作爲游擊之師自不能遽回黟休境內所有漁亭葉村廬村各營及祁門老營皆專以一守字爲主祁門葉村地勢較好所慮者漁亭及廬村耳漁亭現有六營當再加派霆字二營前往同紮則兵力較厚務祈閣下督率各營深溝高壘爲堅不可拔之基千萬千萬治軍以勤字爲先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飢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微防挈眷擾民習氣已

深贊難挽回晉輩當共習勤勞先之以愧厲繼之以痛懲閣下
若有志斯事或另招一二哨苦心訓練繩以儆處營規盡變徽
防積習如果可用則逐漸增加以是保衛珂鄉卽以是共維大
局可否祈酌度辦理

覆左季高

規田之賊退而不退其爲待婺源之賊兩路合撲景鎮已無疑
義公之部下以打兩路之賊則不足以守則尙有餘凡打仗一
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減凡攻壘一撲再撲而人不動
者則氣必衰減閣下結營得地依山憑河敬求堅守數日待兩
路賊匪猛撲一二次巍然不動則賊情畢露形見勢絀然後鮑

公以馬步七千赴鎮會剿必可得手閣下以爲然否

覆左季高

接惠書知將兼守浮梁縣城以鄙見籌之似可不必守城煞非
易事銀米子藥油鹽有一不備不可言守又須謀勇兼優者爲
一城之主凡備多則力分心專則慮周應請閣下專守景鎮堅
壘爲牢固不拔之基免致心懸兩地至要至要聞貴營未挖深
濠請卽趕緊修挖夜以繼日挖至丈六七尺深爲妙濠壘固矣
卽可派六成隊出剿洗馬橋等處之賊勝固相機而進挫亦有
營可恃若分守兩處則別無戰兵芻蕘之見是否有當此間霆
凱各營進剿羊棧嶺大股二十日大獲勝仗據稟殺賊實有四

千之多若果不誣則鮑軍二日內赴鎮毫無後顧之憂矣

覆左季高

婺源之賊果遂竄樂平景鎮否此間自大捷羊棧後賊中紛傳嶺外續有大股來此復仇居民紛紛遷徙求留鮑軍在祁黟鎮定人心弟亦殊不自主惟念鮑軍若不迴剿景鎮則貴軍轉不能放膽辦事決計仍令春霖赴浮梁會剿唐桂生自建德歸來即可護衛老營鮑公准啟行也昨緘商貴軍不必守浮梁城係懸揣之詞應否兼守仍以目擊者爲定請無泥於芻言婺源人心風俗皆純厚物產亦豐饒團練大可護持將來貴軍入皖請辦婺團以爲始基婺源歲入十餘萬金或全用爲團練之資可

得數千勁旅又於各山隘建立碉堡則進可戰退可守鮑公用兵宜於曠野不宜於山徑應令其由鄱彭以出東建公則由景入婺爲鎮駐徽州之地賢者例爲其難公固不得而辭也

覆朱滋九

頃奉惠緘漁亭各營獲勝至以爲慰惟聞霆副後營追賊過遠微有挫失又以爲系此時鮑左兩軍會攻景鎮官軍之精銳萃於南路則漁亭葉村及祁黟等處專以守字爲主祈閣下與凱章觀察峻山副戎熟商如賊來漁亭撲營我軍各營專心靜守示之以弱若不欲戰者然待至申酉之際賊眾飢疲頭目欲戰散賊欲歸之時然後出隊擊之兵法中所謂擊其惰歸者也從

前李忠武公專用此法制勝目下賊若再撲漁亭宜用此法禦之至各嶺告警亦必須漁亭葉村兩處足以自守然後以餘力救援各嶺但令濠牆十分堅固則以四成守營六成援嶺可也

覆左季高

烏門之賊不過打先鋒或數十人數百人不等當不敢徑犯祁門如其來亦足制之唐桂生日內患病俟其痊愈當出至烏門李坑口鵬剿一次嶺外之賊盡退至石埭殷家匯等處祁門漁亭各軍專禦休甯上溪口之賊自足枝梧請釋慮修綢之事請速爲之正月上旬修成以後貴軍四出征剿有老家以爲基址亦行軍一法也擇地有兩法有自固者有扼賊者自固者擇

高山擇要隘扼賊者擇平坦必經之路擇淺水津渡之處嗣後每立一軍則修碉二十座以爲老營環老營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來梭剿庶幾可戰可守可奇可正得四軍可靠者則變化無窮請閣下先於景鎮作一榜樣而他軍效法行之王文瑞雖非上選而高出江西諸軍之上弟意欲令王文瑞陳品南譚發律三人皆各招五百一營或令專守贛州歸李筱泉統轄餉亦實成後泉籌備或令專守建昌以老湘營爲建人所欽服譚發律有功德於南豐也二者孰安所兄酌裁示復

覆李少荃

到省後惠書尙稽裁復茲又得筱泉峽江途次一緘此間月內

風波大作危險迭見幾無可以自全之理幸雪琴守住湖口賊不得西渡九江南康等處左季翁守住景鎮賊不得內犯樂平安仁等處鮑鎮馳抵景鎮餉道始通人心始定茲將奏片鈔呈一覽仰慰廑系目下休甯歙縣之賊多半渡江救援安慶嶺外之賊亦退聊可少安惟李秀成一股新赴玉山朱衣點一股從湖南至南安二患深爲可虞小泉欲自行帶勇數千恐非所宜平日不常教練臨敵不能身先士卒有統之名無統之實必難得力不如求選將材假以事權猶可少收將伯之助陳俊臣所薦王鈴峯雖非滿意之選然亦可戰可守高出尋常數倍又有陳品南者爲老湘營各旗長之冠又有譚發律者在南豐極得

民心此三人各招五百必遠勝他軍小泉若急於治軍可一面通稟敝處一面緘商左季翁郭意城請其贊成此事也

覆郭意城

兩次惠書不及以時報蓋十一月以來軍事棘手自普鎮建德失陷於是軒然大波憚赫千里連破東流建德彭澤都昌鄱陽浮梁六縣其同時并舉者東路則破上溪江灣兩營盤婺源一城現復破浙之常山固江西之玉山北路則破羊棧禾成各嶺撲漁亭小溪各營實覺危險迭至應接不遑幸北路一支經鮑張屢次大捷稍得安枕西路一支得季翁保守景德鎮雪琴保守湖口所全甚大惟東路無兵往援不知信玉兩城能堅守否

若李秀成自廣信而南犯朱衣點等自南贛而北趨則江西腹
地殆不可支矣湘省借行粵鹽之舉以虞民食淡言之則當由
湘撫主稿入奏以鹽釐濟餉言之則當由敝處主稿入奏本食
淡立言淮引不到而借蜀鹽蜀亂不通而借粵鹽皆爲民食起
見其詞公而順本濟餉立言吳餉無措而設法於湘湘餉無措
而設法於粵皆爲已軍起見其詞私而逆國藩旣患廣東督撫
之夙相鉏鋸必難集事又惡夫奏疏措辭之不公不順是以遲
久未奏且遲久未批良以此也然以諸君子殷殷然爲我代謀
而我乃先掣其肘先關其口天下其謂我何是以終不能不奏
終不能不批准以答諸君子相愛相助之意其事則未必果成

不書札卷七
三
恐與四年之奏勸捐於四川六年之奏抽釐於上海同一轍也
吳退菴募二千五百人之局聞台端大不謂然以不成人惡爲
義僕既有三次札批於前又當面要約於後此時斷難失信渠
以扁舟千餘里來祁請示僕無異詞今豈忽變乎

覆汪梅村

接奉惠書猥以攬揆賤長遠錫嘉言詞意深美愧荷無旣屬以
軍事棘手久稽裁謝國藩南渡之初本意開重鎮於宣州進規
吳會由宣至吳境近者百餘里遠亦二三百里謂可左顧金陵
右盼蘇州入吳之路此爲最近不料鮑鎮軍未至皖南而甯國
已失李觀察甫接防務而徽州旋陷不特不能入吳不能蔽浙

卽皖南幾無立足之地中夜以思愧憤何極近自建德之變又復軒然大波憚赫千里幸彭方伯堅守湖口左京堂堅守景鎮扼要制勝不令深入江西腹地差強人意耳續溪淪爲異域聞尙不十分公輜程胡各家亦未知其近狀何如良用內疚大篇所示四事江淮運米一條鄙人本有此志以皖南軍事無利未遑遠圖新歲稍得便宜卽當投袂東行治軍淮浦以副厚期

覆胡宮保

得惠緘承獎贊借夷助勦一疏係左季翁捉刀爲之鄙人不辦此也至於大敗之後力不能拒和好之初情不宜拒此則鄙見與季公相同此時以甘言德我我乃峻辭拒之異時以惡言加

我我反哀辭求之不亦晚乎似宜虛與委蛇與之爲嬰兒與之爲無町畦猶爲少足自立之道比聞僞忠王圍玉山實挾有黑夷數人同行江浙千里不免辛有之歎左鮑二公因連日雨雪致阻師期黃文金在石門一帶殊無退意鮑公由祁門回勦景鎮蓋欲收夾擊之效募仿閣下令金余萬人出水吼嶺之法尊恙全愈否已移至太湖否以公之謀輔以希之斷北岸軍事宜可萬全令人讀書端坐聽之此顧氏之法而閣下效之國藩久不開卷近日苦雨無慘略一緝閱都無意緒不足仰報

致鮑春霆

咸豐辛酉

唐副將等進勦赤嶺霆字四營以五成畱漁亭以五成護祁門

不能訓赴尊處聞左季高先生撥四營隨貴軍駐紮亦足少厚
兵力左公謀畫精密遠出國藩與胡宮保之上望閣下事事與
左公熟商請教左公之謀閣下之勇可合成兩美也

致胡宮保

賊撲犯祁門老營唐桂生等出隊在城外十八里接仗幸獲大
勝左鮑二公相持如故兩次惠書均奉到脈案亦讀悉玉體迄
未少愈非獨國藩一人之私慮痞塊不生於酒溼卽生於肝鬱
非藥物所能爲力惟閉目靜養終日不言或可生得真陽默默
運化切不可多服疏散之品宜請假兩三月回省醫調軍事付
多楊李三公萬無一失我公年來汲引正人崇獎善類不遺餘

力不獨可鄙寬薄敦亦自可延年益壽請無過慮

覆胡宮保

我公之病其本在用心過度火衰之故其標則雜服攻伐之品致元陽不足以消積滯積滯耳侍年來亦極火衰自承惠鹿茸丸後治事稍稍耐煩然亦非可久之道閣下天懷坦蕩俯仰無愧方寸之中更無自爲攻伐之物則在外者亦當易於醫調請假兩月回署調理似不可少請與諸君子熟商行之作梅兄勸我移駐江濱此間在事諸人久建此議自去秋以來徽甯旣失皖南糜爛僅存祁黟等一二縣而已豈可輕動今聞鮑軍大勝建德或可克復此後以婺源付左公以祁黟付江張侍戎可

與鮑公同出江濱乎亦須安措妥帖乃敢移動

覆裕時卿

去歲十月之杪接奉公牘借運粵鹽以濟江餉時以賊破建德連陷六縣大波特起危險迭見未暇議及粵鹽之事而以隔省籌餉非與該省督撫水乳交融必致斷斷不合心以爲難旋於冬月接奉惠緘亦以須先通函商定與鄙見不謀而合而粵中勞者二公敝處久未通問以是踟躕遷延繼念閣下與諸君子開局籌餉次第就緒任勞任怨皆爲鄙人力薄設法扶助若鄙人遲遲不奏是先掣諸君子之肘而灰任事者之心是以於臘月廿八日出奏業用公牘達之冰案借行粵引一案若非廣東

大府一力護持竊恐終成畫餅大約戶核議粵省覆奏已在四五月東征局抽釐一案究竟有無窒礙商民有無違言想閣下與南翁必已體察入微倘有不協之處尙祈惠示一切

覆左季高

接惠書戰事稍順驛遞亦速矣胡宮保之病連接數信知其病源頗重且語氣亦過於慈祥此公年來進德之猛用心之苦建功之大不特爲塔羅所不及亦遠出江李之上至其推賢揚善惟恐失之則古來名臣殆不是過數十年所未見也弟勸其請假兩三月回武昌醫調北岸軍事多李猶可勉強支持吏事倘事濶帥一日不理則敗壞將不可問每思此事寸心懸懸但求

天祚 聖朝信此勞臣速就康復耳魏質齊添勇弟批准添足
二千乃敷尊處調遣景鎮劄卡務求速辦請公畱千人守之以
爲重鎮也

覆方子白

接上年十月惠函力主遷都長安之議此事京中具奏者甚多
鄂省司道諸公亦眾口同聲以爲目下第一良策山陝河南各
疆臣亦皆先後陳奏鄙意以爲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
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跋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
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遼臨安而盛
昌金遷蔡州而淪胥大抵有憂勤之君賢勞之臣遷亦可保不

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鄙人閱歷世變但覺除得人以外無一事可恃張仲遠觀察持遷秦之說甚力與鄙見微若斷斷因閣下垂詢略報一二伏惟采擇仍賜辨正爲荷

覆左季高

前奉復一緘極佩閣下赴婺源之善頃接惠書知尙未成行殊盼切也婺源在景鎮之東北百五十里清華又在婺源之北六十里汪村又在清華之北八十里中隔平鼻大嶺如果清華有賊則尊處探卒斷難直抵汪村矣日內總求貴部速赴婺源至要至荷徽州僅有三條河水可通米糧婺源兩河通江西之糧

嚴州河通浙江之糧此三河皆被官兵占住徽賊無米斷不能
久踞此一定之理也徽州之地丁鹽茶雜釐每年可入五十餘
萬金而婺源歲課二十萬於軍餉大有裨益請閣下擇賢者爲
婺源令自爲經理自濟貴軍之餉現在江西釐金大減撫建有賊
以後更拙請閣下早自爲計若待三四月山窮水盡乃咎弟不
善籌餉則已遲矣總求閣下取婺源以爲根本顧景鎮以保咽喉
爲禱

覆胡宮保

接奉手教知昌營在霍山敗潰英山危急調鮑軍回顧北岸讀
之憂駭南岸近狀僞忠王李秀成入江西腹地圍攻建昌府城

文報不通有步賊四萬騎賊千餘現僅劉養素抽撫州防兵就近援建恐不可恃據生擒賊供建昌破則進圍南昌省城不破則徑回廣西云云左季翁以此賊飄忽異常若撫建不破恐其由樟樹等處渡贛水之西由瑞臨以達九江則全鄂震動安慶之圍自解侍意僞忠王斷無回廣西之理左公所料最當亦最險也請與公約再遲五日得一的音如建昌破而僞忠王趨南昌則侍當另派人救省城鮑公勢難北渡如建昌不破而僞忠王西趨樟樹臨瑞則鮑公當渡湖而赴九江迎擊於瑞州奉新武甯義甯等處所以保江西卽所以保兩湖除患逆已竄腹地外又有僞侍王一股新自休甯竄至婺源意在復犯江西左軍

駐景德鎮日內當有大戰實亦應接不暇侍因各路紛紛亦難
遷移營至江濱也

覆李輔堂

頃得復緘牙釐鹽茶四事得宏才綜理縱不能十分匱旺將來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自可徐起有功漕務一案既與湖北情形
迥殊自未便仿照辦理廣信獨在五兩內外或即專辦廣信一
府不必先出告示使百姓知有減漕之說但與州縣往返商推
公牘私緘一一議定然後由尊處出示曉諭總期閭閻獲減漕
之實惠州縣沾事畜之餘利而每石仍可提出數錢津貼軍餉
則眾善咸備自廣信外各屬概不之及可也此閒軍事自鮑公

在洋塘黃麥鋪兩次大捷黃逆大股全數潰退滿擬日有轉機
乃本月以來警報頻聞僞侍王自湖州復回休甯其黨自婺源
續犯江西左軍以全力扼之未知能否迅克婺城建昌被圍文
報不通危在呼吸竟無大支勁旅可以往援皖北霍山一軍敗
潰胡帥商調鮑軍往援北岸各營欠餉纍纍江西腹地有賊餉
源日絀殊不知所以爲計省城防守事宜得閣下先事綢繆應
可有備無患惟僞忠王一股若從建昌直趨樟樹瑞臨則江西
固將糜爛兩湖亦爲震動安慶之圍且不攻而自解國藩擬卽
日移駐東流建德一路扼下游池州蕪湖之賊而抽出鮑軍作
游擊之師萬一賊由瑞臨以竄九江預聞鮑軍以應之惟餉項

太絀務乞閣下卽日籌三萬金迅解鮑營另以四萬解祁門均
懇於五日內起解鄙人向不喜爲索餉激迫之辭今不得不迫
矣

覆毓中丞

建昌黃印山太守請援一稟目不忍觀口不忍讀弟久欲派大
枝勁旅往援先函商左公親率全軍以行厥後又派朱唐兩將
帶護衛兵五千人以行已函告建昌官紳矣不料徽休大股盡
竄婺源欲由景鎮竄犯江西左京堂全軍分起赴婺源大戰於甲
路地方幸獲全勝左公又以汪村一路空虛囑弟處派人防剿
弟因派朱唐二將會同張凱章觀察進攻上溪口所以堵汪村

之來路卽所以分婺源之賊勢因此一大波瀾不能遽爲撫建之行念建昌數十萬生靈圍困孤城危如累卵寸心若焚必須婺事稍定弟移駐東流建德然後騰出鮑公一軍作爲游兵或援撫建或調它處屆時再行飛商閣下辦理省城防務務懇督飭文武先事布置方伯雖已赴潯德甫兄老於戎行輔堂兄素愜眾望每礮臺須派安人主之每礮一位須派熟手點放只要省城安如磐石他府縱有疏失尙可設法往救也

覆李輔堂

頃接公牘并惠緘具悉尊體違和卽思引疾言歸年來蠶勞過節攝衛或疏若能投紱靜養脫棄塵鞅較之蹇蹇在公勞逸迥

殊自宜仰遂高志無更相強惟目下局勢艱危異常黃文金大股甫經敗退而李秀成圍攻建昌百道并進城中危如累卵賊之前隊勢將卽撲撫城撫建并圍則省城大震本日調鮑公全軍由湖口南康晉省限十三天趕到閣下治庶政春靈治戰事保全省會有造於江西卽有德於鄙人也目下吾湘軍務遠不如昔江西若壞湖南萬難獨全吾輩當竭力支持保江西卽所以庇桑梓手此奉畱專舉大者餘不多及

覆李少荃

一接養素同年稟撫建危如累卵省城必大震動不得已調鮑軍由建德湖口徑赴省城先顧根本此次援撫建輔堂兄處已手

緘畱之保江西卽所以庇湖南卽吾湘人自爲室廬邱墓計亦不能不出死力以保衛江西更請閣下力勸輔堂竭力支撐僕又勸閣下亦出而任事料理江西城守事宜江西倘有不虞則令兄篠泉亦爲無巢之鳥尊府亦乏一枝之栖閣下如見允許當以公牘奉委并附片具奏

一左軍分八營在甲路挫退者現聞至景鎮取齊歸併左公未挫之四營或尙足以自立惟樂平有賊左公前後受敵僕調陳鎮帶四千人助之又調婁雲慶帶二千四百助之不知能保全景鎮否

一國藩奏明移駐東建一帶茲因休甯克復徽州可圖蹙緩移

營又因鮑軍去後建德必失鄙人之身雖依水師以自固恐與
祁黔休甯江張等文報不通并與浮景左軍文報不通不得不
駐徽境以待事機之轉

覆宋滋九

休甯之賊棄城而逃郡賊必大不以爲然卽竄清華婺源之賊
亦必憾休賊之輕遁必酌分賊股添守徽郡再踰上溪圖攻休
漁兩處我軍辦法不患歙城之不能克而患休城之不能守不
患賊之直攻休甯而患賊之先攻漁亭現派唐桂生駐守漁亭
兵力太薄極不放心應請閣下督帶所部迅回漁亭深溝高壘
嚴防竊賊回上溪口而犯漁亭老湘營守休邑城大而兵少不

能分兵援漁聞閣下向日濠牆不能堅固此次務祈加修如漁亭能保守一月平安則郡城之賊三月必退此弟之可以理斷者也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閣下常犯此二忌嗣後望勤加訓練不患無交戰之時但患無能戰之具耳

致鮑春霆

前緘請閣下率全軍晉省先固根本次援撫建不知可拔營成行否鄙人亦明知閣下啟行之後建德必失彭澤必失卽湖口亦極可危無如江西省城人心渙散萬一撫建之賊直犯省垣

則倉卒之間深慮有意外之變不得已調貴軍赴省亦可想僕之苦衷矣閣下過湖口時請細心察看守城之具已辦理整齊否士卒尙精壯可用否湖口爲數省咽喉斷不可不認真防守如不甚可靠則請閣下在湖口停住兩日將防務細心講求交付清楚然後可放心也

致唐桂生

閣下以生擒賊供賊眾十萬圖竄祁門云云此不甚足畏北岸之賊惟四眼狗最悍南岸之賊惟楊七麻黃文金最悍餘皆不足畏人數愈多其褻脅者愈眾臨陣愈敗得使凡察地勢者以親眼觀看而後知其險易凡察賊情者以親手交仗而後知其

強弱如四眼狗楊七麻黃文金諸賊閣下皆屢次與之親手交
仗其強弱自在閣下心中不必盡信探卒之言亦不必盡信擒
賊之供也至於漁亭與祁門相較漁亭之防兵宜厚祁門之防
兵不妨稍薄東路之賊斷無不破漁亭而直犯祁門之理卽北
路之賊由大洪柏溪而犯祁門亦無不畏漁亭兵抄後之理漁
亭有重兵祁門儘可高枕無憂閣下畏賊之多不敢以漁亭防
務自任則是過於小心又恐賊匪直犯祁門亦是不明地勢特
此詳告諸希亮察現調鮑鎮由江西省赴援撫建西路又極空
虛與去冬相似矣

覆左季高

接惠函知貴軍自願爲章門撫建之行此正弟所求之不得者
貴軍能爲此行較之鮑軍晉省遠勝數倍惟景德鎮赴省約有
兩路走西路則仍須由湖口縣渡湖經南康建昌以達省走東
路則由樂平萬年餘干以達省若由饒州晉省則只有水路別
無陸路貴軍勇夫八千餘人安得許多船隻且逆流渡湖風信
難定轉不如陸路可屈指計也目下樂平賊蹤麇集其勢正趨
萬年一路貴軍若由東路晉省節節與賊相遇不得手則打不
過去卽得手則驅賊入腹地而貴軍行走斷不能速無以定省
垣之人心而救撫建之危急似須將輜重由饒州舟行晉省而
隊伍仍由湖口南康晉省乃爲妥善大兵由鄱湖西岸行走則

九江瑞臨一路皆有備無患亦公防李秀成窺潯之始謀也貴軍若不分支可保百戰百勝分支則事未可知弟見分兵而致敗者多矣故常以此諫人伏冀采納清華甲路之賊鄙意或由華埠回援徽州斷不迂由德興入江西求閣下再將賊情細細審量一番然後再定所向貴軍如能將樂平之賊一戰破之則由萬年餘干東鄉以赴撫建更爲順便特恐與侍逆相持不決而忠逆已由撫建逸出直趨省城及樟樹一帶則全局大震此必須閣下之自度其力而審兵出之路耳